



巴中，我永远怀念的母校

北京 51年届 梁英明(中)

名称] 买了一把“邓禄普”(Dunlop)牌羽毛球拍。邓禄普是著名的英国体育用品品牌，邓禄普公司生产的羽毛球拍、乒乓球拍和网球拍都是当年享誉世界的名牌产品。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从接触羽毛球以后，就迷上这项运动，乒乓球就打得少了。学校只上半天课，每天下午四点到六点，我必到学校打羽毛球。一起打球的小伙伴就是后来成为中国羽毛球运动奠基人的王文教和陈福寿。他们和我年龄相仿，但当时已掌握很好的球技，而我则是新手。因此，我总是打不过他们。然而不久以后，我们三个人的技术可以说已是不相上下了。正好我和陈福寿的家相距不远。我们打听到在我家附近一家华侨开设的“胜利商店”(Toko Menang)里，有几位青年店员常在星期天到商店后面的梭罗河畔打羽毛球，于是我们就加入他们的队伍。每个星期日早晨我起床后，自己吃两块点心，就在门口等陈福寿过来，然后一起去打球。在那些打球的成年人当中，有一位叫许硕文的球技最好。我们都叫他“硕文哥”。这位硕文哥不但技术好，还热心教我们这两个小孩子打球。硕文哥的球技灵活多变，尤其善于运用假动作，让对手防不胜防。快速反应的“假动作”至今仍是东南亚羽毛球运动员的特点和优势。可以说，硕文哥是我们的启蒙老



1948年高二乙班同学合影。
二排右一为班主任刘宏谦老师。

师。

梭罗广肇会馆

东南亚早期的中国移民初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为了相互帮助而成立了各种同乡会。这些同乡会给新来的乡亲们提供临时住所并介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梭罗主要的华侨社团就是四个同乡会，即客属公会、和合会馆、玉融公会和广肇会馆。其中，广肇会馆可能是人数最少的一个。父亲尊崇孙中山先生，信奉三民主义。“九一八事变”后，父亲参加华侨支援祖国抗日活动，后来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他热心为同乡服务，受到大家尊重，曾长期担任广肇会馆主席，直到1962年病逝。

大约从1940年开始，父亲让我和弟弟参加广肇会馆的武术班。武术班有十来个人，大多是小学生，晚上在会馆训练。教我们武术的是林振光师傅。在我们

这些孩子眼里，林师傅是一位武术高手。他对我们总是和颜悦色，从不责骂我们，但要求很严格。我们跟林师傅学了空拳、长棍、长枪、三节棍、长凳和双刀等套路。

舞狮是广东人的习俗，因此梭罗广肇会馆也有一支醒狮队。广肇会馆的醒狮队逢年过节都要出动，到一些广东人的商铺拜年。商家会送红包作为会馆的活动费。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梭罗的华侨也以“赈济祖国难民”的名义积极筹款支援祖国抗日。此后，广肇会馆醒狮队向商家拜年的目的就是为祖国抗日战争筹款。到1941年，我已经10岁，林师傅认为我的武术学得还不错，于是从武术班中挑选我和我的表兄加入醒狮队。

我的表兄当时大约有16岁，他已经有力气舞狮头了，而我只能舞绣球。我们醒狮队的绣球不是用手拿住的，而

是将绣球安装在一根木棍上，我要不断挥舞木棍，让绣球飞速滚动，引导狮子跟着绣球上下起舞。为了让舞狮活动更具有观赏性，商家往往用竹竿把红包高高挂起来，让狮子张嘴把红包吞进去。我的任务就是要高举安装绣球的木棍，把狮子引到红包面前。狮子“吃”了红包后，就向商家拜谢。三通锣鼓之后，狮子就可以离开了。当大人们清点收到的捐款时，都感到很高兴。我当时虽然还不懂得抗日救国的大道理，但是觉得自己能为祖国的难民出一点力，心里也感到很自豪。

日军铁蹄下的生活

1941年12月8日，日本空军突袭夏威夷珍珠港后，我从大人的谈话中，知道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要“南进”，梭罗恐怕不能幸免了。小小年纪，对战争的残酷不会有什么认识。我每天照常上课，只记得家里的玻璃门窗都用纸条贴成了米字形，以防遭到日军空袭时，玻璃被炸碎伤人。同时，家里所有的电灯泡都罩上了黑布，也是预防日本空军晚上轰炸时看到地面目标。但是，这样胆战心惊的生活没有过多久，日军也没有轰炸梭罗。大约因为梭罗只是一座小城市，没有什么战略价值吧。

1942年2月的一天，忽然听说日本军队快打到梭罗了。大家都不知道战火会不会烧到家门

口，于是纷纷逃往乡村躲避。父母亲收拾好一点细软，便带着四个孩子和我的奶奶一起逃到郊外乡村。我们没有目的地，只是以为离开城市就安全。中午，我们在乡下印尼人的小店里吃了一点东西，隐约听到从远处传来断断续续的枪炮声，不久就又逐渐恢复平静。到傍晚时分，听说日本军队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便开进了梭罗市区，于是父亲又带着我们随着人流回到家里。

听说梭罗的荷兰人事先已经逃离，他们的家也被当地人洗劫一空，一些人扛着漂亮的沙发、桌椅、收音机和时钟等抢来的物品在街上叫卖。我们的家在华侨商店集中的市中心，没有遭到抢劫，算是幸运。

至于早先听到的枪声，原来是日军敲打汽油桶和在汽油桶内燃放鞭炮发出的响声。这时，荷兰军队和前来支援抗日的澳大利亚士兵早已闻风而逃，印尼人也不想抵抗。结果，日本军队竟然不费一粒子弹，用几个汽油桶就轻易占领了一座城市，真是令人哀叹。

占领梭罗的日本军队似乎人数不多。他们都驻扎在离我家不太远的一座荷兰军队的旧兵营里。此后，日军也许为了提振士气，也为了吓唬市民，几乎天天早上都有大约50名持枪的日本士兵，举着日本国旗和一面白布上写有“武运长久”四个红字的旗帜，列队在市区